





前漢書卷九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止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

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

其西靡莫之

屬以十數滇最大

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

自滇以北君長以

十數邛都最大

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

此皆椎結

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

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甍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

耕田有邑聚其

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

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

為甯昆明

師古曰甯即今之甯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甍所居是其地也甯音甍



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儻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祚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祚都二國也

徙後為徙縣屬蜀郡祚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祚音材各反自祚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冉駝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駝音危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居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畧反在蜀之西自駝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

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

謂緣江而上也躡音居畧反畧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

躡者楚莊王苗裔也躡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

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

曰池旁之地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因廼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師古曰為

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

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

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工鈞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馬

焚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

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

師古曰番音蒲何反風讀曰諷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

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蜀人以為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

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石渠則有之食讀曰飢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

乾隆四年校刊



師古曰道由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音普蒙

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

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

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廼上書說上曰

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

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

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

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劉敞曰當作中郎將後將千人

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

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

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

險終不能有也廼且聽蒙約還報廼以為犍為郡發巴

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

邛苻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

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

相饜師古曰饜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

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餒饑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

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

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



等因言西南夷為害

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

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

保就

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

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

師古

日即天竺也亦日捐篤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

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

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廼令

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

師古曰求閒隙

而指出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

師古曰當羌滇

王名○宋祁曰遷史當作嘗注云嘗一作賞

四歲餘

宋祁曰据遷史當云為求道西此四字當屬上

句作西

皆閉昆明莫能通

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

滇王與漢使言漢

孰與我大

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

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

令其親附

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

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

師古曰恐發兵與漢行後其國

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

守漢廼發巴蜀罪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

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

道者且蘭

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

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

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

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

君并殺祚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粵

祚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師古曰風

讀曰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

相仗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仗音直亮反勞莫數

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

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以來常有善意

王離西夷師古曰言東嚮事漢滇舉國降宋祁曰郭本無滇字

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師古曰為之長帥西南夷君長以百入○宋祁曰百入越獨夜

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

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

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

犍為犇命萬餘人師古曰犇古奔字擊牂柯大破之後

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

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

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

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



師古曰鈞音鉅于  
反町音大鼎反  
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鈞町王

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間歲武都氏

人反師古曰日間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頷侯韓增與大鴻

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鈞町王

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漏卧夷邑名後為縣師古曰俞音踰更互也音工

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廼

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

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大夫匡

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

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奕復守和解師古曰選奕怯不前之意也選

音息充反奕音大充反太守察動靜有變廼以聞如此則復曠

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

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

尉師古曰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也遠臧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

賁育士師古曰孫孫武也吳吳起也賁孟賁也育夏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

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

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大司農

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

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

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五 列傳

五



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萌芽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

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

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即

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

師古曰行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

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

具邑君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

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釋解也鈞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

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

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

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饜

道縱反間以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覓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

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

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許宜反又音摩解在高紀及灌夫傳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

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

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



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名也邯音酣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歛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

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

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

略定揚粵師古曰日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讀曰謫謫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

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師古曰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

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

辟遠恐盜兵侵此師古曰僻讀曰僻吾欲興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

越道也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師古曰負背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



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

南海尉事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

谿關師古曰皇日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

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

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

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師古曰釋置也十一年遣陸賈立佗

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師古曰輯與集同毋為南

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

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高絕器

物師古曰隔與隔同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師古曰倚音於綺反擊滅

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

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

日周竈也慮音盧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師古曰踰與踰同下皆類

此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

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宋祁曰甌集韻於口反駱越種

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師古曰侔侔等也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

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

邑師古曰親謂父母也歲時奉祀名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

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



大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

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

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

疾日進不衰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以故諄暴乎治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廼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

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

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佗之昆弟在故鄉

者求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朕以王書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

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

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邊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

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

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

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

師古曰介隔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

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蘇林曰領山名也如淳曰

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師古曰彼此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褚

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日褚上中下

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

及既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

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

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為書

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

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

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人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

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

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

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脩有

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

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師古曰

日風聞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

師古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

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

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



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

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

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

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

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

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

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

哀憐復故號師古曰復音扶日反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

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

角十紫貝五百桂蠹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

穀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

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師古曰請音才性反然其居

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

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

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

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

多南粵義師古曰多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

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

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



子廼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

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

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

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

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執

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

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卽臧其先武帝文帝

璽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師古曰嫪音居虬反

生子興及卽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

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尙樂擅殺生自恣懼

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爲明王太子興嗣立其母爲太后

太后自未爲嬰齊妻時曾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

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

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

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

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

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師古曰倚音於綺反勸王

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

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卷九十五 列傳 七



尉太傅印餘得自置

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

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

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晉

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王

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

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

師古曰愈勝也

王之上書數諫止王

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

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

等師古曰介侍也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

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

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

師古曰杖

音直亮反

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於常也

即趨出太后怒縱嘉以

矛

師古曰縱謂撞刺之也音窻○宋祁曰正文縱字上別本有欲字

王止太后嘉遂出

介弟兵就舍

李奇曰介被也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稱自衛也弟兵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

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

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

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

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



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曰邾縣人也邾音夾奮曰以區區

粵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

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

粵境呂嘉廼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

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

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

社稷為萬世慮之意廼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

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

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

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

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

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

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為首也封其子

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

廣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

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

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令粵人及江淮以

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

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

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



軍師古曰從粵來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

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

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陔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

前挫粵鋒以粵數萬人○劉敞曰挫粵鋒以粵多一粵字待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

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

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

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廼為

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

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師古論之也○劉奉世曰何必侯印耶

日力盡反敵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與驅同遲旦城中皆降

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

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

弘得建德為海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

嘉為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蒼梧王趙光與粵王

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

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粵將畢取以軍降為瞭侯師古曰越將姓

畢名取也功臣表屬南陽音來彫反一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翁諭

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

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



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

五世九十三歲而亡粵封林盪盪音餘盪山故武餘音餘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

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

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

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

命不王也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

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

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

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廼立搖為東

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師古曰后與後同古通用字孝

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令從也閩粵未肯行獨

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

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

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

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

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

粵請舉國徙中國廼悉與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



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  
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  
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  
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  
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強盛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  
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  
善即縱殺王師古曰縱音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  
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  
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  
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絲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絲邑號也師古曰

絲音搖與讀曰豫

乃使中郎

劉敞曰當作中郎將

立丑為粵絲王奉閩

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絲  
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  
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絲王並處至元鼎五  
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  
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  
陰使南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  
請引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  
豫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廼遂發兵距漢道號



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三校

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曰齒

子也舊封不敢擊卻就便處師古曰卻退皆坐畏懦誅

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上遣橫

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說讀曰悅浮海從東方往

樓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楊僕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

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

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

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椽終古斬徇北將軍師古曰

稽縣也椽姓終古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

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

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

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眾降

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師古曰

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封陽為印石侯

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

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師古曰繚音遼福者城陽王子

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粵

將多軍李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

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鄜侯師古曰鄜音鄂於是天子曰東



粵陔多阻閩粵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

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

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泚水為界師古曰泚水在

樂浪縣音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

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

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

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高后天

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

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

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

漢亡人滋多師古曰滋益也又未嘗入見師古曰天子也真番辰

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韓之國也雍讀曰壅元封

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

何去至界臨泚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師古曰長

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泚水何因刺殺之即度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

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

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



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

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如淳曰遼東兵多也

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

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

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

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

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

馬五千疋及餽軍糧師古曰餽亦饋字也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

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

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

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

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

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

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

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往來

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

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

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師古曰意疑也



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  
將卒不能制○宋祁曰卒越本作率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

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

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

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

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

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

而以節名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

下執縛樓船將軍師古曰戲讀與麾同○宋祁日戲下字上當更有軍字并其軍

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

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

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

之矣不當尋下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

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

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廼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

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政吏○宋祁曰政當作攻

一本作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

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

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瀆清侯



師古曰陶為秋苴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啖為平

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

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

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

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

句踐亦以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

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

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

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

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追觀太宗填撫

尉佗師古曰言文帝以道德安撫之也填音竹刃反○宋祁曰道德一作恩德豈古所謂招

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甯母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集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前漢書卷九十五

前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西南夷傳白駝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臣詔

南按白馬氏居仇池山其山四面斗絕上有平田百

頃詳後書南蠻傳

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臣詔南按牂

柯江即鬱水之上流豚水在後書謂之遯水者也地

理志牂柯郡夜郎縣豚水東至廣鬱入鬱鬱林郡廣

州鬱縣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是也今日

盤江自貴州東南流逕廣西又東逕廣東廣州入海

南夜郎侯以竹為姓詳見後書



南粵傳南海尉任囂○按此郡尉也掌一郡兵事故得  
移檄發兵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注非也  
左傳卿置側室杜解曰側室衆子也文公十三年傳  
曰趙有側室曰穿

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胡三省曰高祖功臣表有  
博陽侯陳濞蓋於此時爲將軍也

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臣召南按後文  
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壘武帝即佗文帝即  
胡蓋佗之太子早卒而孫胡嗣立也佗至建元三年

蓋亦壽百歲矣

閩粵傳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杜佑曰梅嶺在  
虔州虔化縣界

入白沙武林○胡三省曰索隱云今豫章北二百里接  
番陽界地名白沙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東南  
三十里地名武林當閩越之京道

封居股爲東成侯○功臣表作東城侯

東粵地遂虛○臣召南按東粵地旣虛而地理志會稽

郡有治縣即故東粵王都也說見沈約宋志

朝鮮傳朝鮮王滿○臣召南按滿姓衛氏朝鮮自周封



博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始稱王漢初其國  
大亂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也後書傳正補此傳  
東之缺

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胡三省曰僕  
從齊浮勃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  
海通謂之勃海非指勃海郡而言也

天子許遂○臣召南按許字誤史記作誅遂是也然通

鑑考異已謂漢書作許字則舊本已譌矣

相韓陶○史記作韓陰通鑑從之  
長爲幾侯○功臣表作幾侯張昞

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注蘇林曰列口縣名也○胡

三省曰其地當洌水入海之口臣召南按樂浪郡有

列口縣然非洌水入海之口也志曰吞列縣分黎山  
列水所出西至黏蟬入海然則列口在黏蟬縣矣



前漢書卷九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漢蘭

蘭

臺

令

史班

西固撰

南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自玉門

師古曰自烏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千哀平有五十五國也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

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阨塞也

西則限以

葱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山高六丈悉生葱故以名焉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列傳



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與

出于闐

師古曰闐字與寘同音徒賢反又徒見反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

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

行至莎車為南道

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音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

自車師前王

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

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

師古曰言著土地而

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

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

皆役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

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

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

富給焉

師古曰給足也

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師古曰錯雜也及

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

師古曰為中國之境界也

然西不

過臨洮

師古曰洮音土高反

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廣威德而

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票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

渾邪休屠王

師古曰屠音除

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

師古曰令音鈴

○宋祁曰集韻令音連云今居縣名在金城郡

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克實

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師古曰敦音徒門反

列四郡據兩關焉自



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

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

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

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至種五穀以供之

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

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

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

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

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

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

置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不

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反鞬

音居言反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

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師古曰督視也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

輯之可擊擊之師古曰輯與集同都護治烏壘城宋祁曰烏壘下監本有

孫字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犁田官相近土地

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

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

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為烏貪

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



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耳

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媯羌孟康曰媯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媯羌國王

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戎來附漢也去陽關千八百里宋祁曰越本

八作去長安六千三百里僻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僻讀曰

六僻孔道者穿山險而為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

者五百人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

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有鐵自作兵兵有

弓矛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俾又音陞西北至鄯善

乃當道云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

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

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郤胡侯師古曰郤音丘畧反其字

從下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

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

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

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師古曰寄於它

國種田又糴旁國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孟康

穀也仰音牛向反日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

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

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

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檉音丑成反○宋祁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民隨畜牧逐水



草有驢馬多橐它

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

能作兵與媯羌同初

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

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

勞費故厭苦也

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

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

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

國屬漢也

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

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

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也

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

侯

蘇林曰浩音昊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

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

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

騎因樓蘭侯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

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

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

捕得生口知

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

師古曰

日以文簿一責之簿音步戶反

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

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

師古曰以其言為直亦因

使侯何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

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

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



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

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匈奴

奴在漢前聞樓蘭王死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人朝天子將加

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

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

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

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儋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

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師古曰艾後復為匈奴反間

師古曰艾後復為匈奴反間居音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

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

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

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

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

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

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馳傳詣闕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縣首北闕下

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

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孟康曰橫音光○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將軍百官

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祖而遣之師古曰將軍字今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為設祖

乾隆四年校刊



道之禮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

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扞零城

師古曰扞音鳥

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羌

接辟南不當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

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

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

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陜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扞音鳥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三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國王治赫蘇城去長安八千一百八十里戶三千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各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

師古曰鞬音居言反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

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婁羌北與扞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婁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也

多玉石

師古曰玉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秣音鷄拏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鷄拏耳非也正音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劉敞曰秣當作秣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

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

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

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

水故接連其手如猿之為有驢無牛其西

說非也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蹠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小種乎

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

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

以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

百五十里戶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

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

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

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逐水



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合同風

俗也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篤也本皆一名語有輕重耳

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婁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劉奉世曰按婁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



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姑羌相接必誤

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

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

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

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

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師古曰君謂為之君也塞音先

得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自疏勒

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温和有

目宿雜草奇木檀欒梓竹漆師古曰欒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

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

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

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

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

皮者亦謂其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師古曰封平而無文也

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靴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珠璣珊瑚虎

魄璧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

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

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

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



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  
 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未赴其合謀攻  
 罽賓殺其王立陰未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  
 使罽賓與陰未赴相失師古曰相失意也陰未赴鎖琅當德師古曰琅當長鎖也若今之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  
 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書謝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  
 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  
 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未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  
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  
 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

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慝

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慝音苦頰

反比音頰寐反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

安西域師古曰鄉讀曰嚮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

前親逆節惡暴西域師古曰暴謂章露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

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

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

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師古曰言

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斥侯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

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



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國或貧

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反

乞旬無所得師古曰旬亦乞也音工大反離一二旬則人

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師古曰離亦歷也曠空也又歷大頭痛小頭痛

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

然師古曰嘔音一曰反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陘者尺六七寸長者

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行

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

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隊亦墮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人墮執不得相收

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豫

青徐荆揚梁雍也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

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

事無用師古曰罷讀曰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非久長計也使

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於

是鳳白從欽言屬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

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

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賓北

與撲挑○宋祁曰景西與犁鞞條支接師古曰撲音布本挑作桃

同鞞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

師古曰甕汲水餅也音於龍反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

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

師古曰安息以條支善眩爲外國如言蕃國也

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張騫傳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

亦未嘗見也

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

四荒也

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烏弋地

暑熱莽平

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

其草木畜產五穀

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

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

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卽爾雅所謂狡狴也狡音酸狴音倪拔音步葛反

亦頰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

俗重妄殺

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

其錢獨文

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

師古曰杖謂所持器也音直亮反

絕遠

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

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蘇林曰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

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

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

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廣志云大爵

頭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宋祁曰注文張翅下當有舉字

其屬小

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商賈車船行

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

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



書皆橫行不直下也  
革謂皮之不柔者

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

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

人民相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

大鳥卵及犁軒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安息

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

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

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

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

師古曰春

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

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疆盛

而輕易匈奴也

本居敦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

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

擊大夏而臣之

師古曰解在張騫傳

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

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

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

使者

師古曰同受節度也

有五翎侯

師古曰翎即翕字

一曰休密翎侯治

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

二里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

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翎侯治護



澡城

師古曰澡音藻

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

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翎侯

師古曰肸音許乙反

治薄茅城去都

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

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

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匿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到卑闐城

師古曰闐音徒

反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

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居不

處一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

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師古曰為匈奴

所羈牽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

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

也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

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

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

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

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

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

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

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



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訖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

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

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

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

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

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

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

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入國皆以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遠之國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

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其康

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

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師古曰蘇

王治蘇鼈城師古曰鼈音下戒反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

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

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音庾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

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奧鞞王



師古曰奧音於六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

反鞬音居言反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五里戶六

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二人東至都

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

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

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

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

者酒馬者日宿師古曰者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

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

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

其下與集生駒皆汗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

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

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宛遂攻殺漢使

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

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母寡首獻馬三千匹

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

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秣後歲餘宛貴人

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相與共殺昧蔡立

母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

撫之又發使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求奇物因風

乾隆四年校刊



諭以伐宛之威

師古曰風讀曰諷

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

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

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

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

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

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

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

師古曰漢使至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

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自烏孫以西至

安息近匈奴奴嘗困月氏

師古曰困苦也

故匈奴使持單于

一信到國國傳送食

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飮

不敢留苦

師古曰不敢留

連及困苦之也

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所

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財物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故必市乃得所

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

師古曰槐音回

戶七百口五

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

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人東至都護

治所三千一百二十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

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六十

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無人民西上葱領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領本塞種也萬二百里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有鐵山

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凡六次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



胡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  
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  
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  
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  
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里南與疏勒接  
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  
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考證

西域傳本三十六國

臣召南

按荀悅漢紀列三十六

國名目王應麟謂傳既言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  
烏孫之南則烏孫不與矣又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  
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難兜屬罽賓亦不在  
數中大率祇就屬都護者計之也

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注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

○胡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  
濳輕忽爲得其職耳得職者不失其職也  
是歲神爵三年也○臣召南按宣紀是神爵二年事此



是三字訛通鑑考異已辨之矣

都護治烏壘城○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

帝時鄭吉爲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卽此臣召南按本

夷傳言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而車師國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龜茲國東至都護治

所三百五十里則烏壘尙在車師西南與龜茲相近

非伊州伊吾地在車師之東者也伊吾地卽今哈密

城後漢永平中始置宜禾都尉在前漢未聞其名宋

白說非也

扞彌國傳今名寧彌○按此孟堅自据作史時言也後

書曰拘彌國王居寧彌城

西夜國傳西夜國王號子合王○臣召南按西夜與子

合是二國後書云西夜國一名漂沙漠書誤云西夜

子合是一國子合國居呼犍谷此則糾漢書之遠也

無雷國傳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注師古曰捐毒卽

安身毒天篤也○臣召南按天篤卽天竺也下文罽賓

傳曰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師古曰塞種卽所謂釋

種者也蓋卽浮屠氏國其種分散遍於諸國故又云

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後書傳之

天竺卽此傳之捐毒而後世又曰印度國也



烏弋山離國傳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臣

召南按後漢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蓋前漢

使者但至烏弋莫有至條支者凡言條支所有皆傳

聞也故後書糾此文之違

安息國傳治番兜城。番兜城後書作和犢城又大月

氏國治監氏城後書作藍氏城

康居國傳東羈事匈奴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言不

純臣但羈縻事之與烏孫羈屬同意當用彼注刪此

西注

前漢書卷九十六上考證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大月氏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

狀類彌猴者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

萬勝兵十八萬八千人相大祿左右○宋祁曰楊

字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宋祁曰楊本

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

護治所千七百二十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

西域傳



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構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構木名

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殖也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

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狼無信多寇盜

最為疆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後盛大取羈屬

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纜羈縻屬之而已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

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

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

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

在敦煌間今烏孫雖疆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

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位師古曰昆莫

行位字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

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

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疆

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疆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

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師古曰蚤

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

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

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

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



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

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

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

謝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

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

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

願得尙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

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

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

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

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

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

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

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

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飮居常土思兮心內

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

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

隔一歲而往也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

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

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



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各獵驕靡

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

岑陬尚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各少夫

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

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

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

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

元貴靡次日萬年為莎車王次日大樂為左大將長女

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

師古曰弟

史素光皆女名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

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

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

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讀曰促

欲隔絕漢昆彌

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

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

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

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

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

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



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

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

奴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

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

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

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

迎取少主上廼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宋祁曰

越本弟字下無子字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師古

日舍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

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

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

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

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

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

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

師古曰竟讀日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

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

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

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

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



置酒會罷使士拔劔擊之劔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也

狂王傷上

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師古曰瘦音搜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

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

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

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

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

主頭罵詈

師古曰捽持其頭音材兀反

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

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

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

狂王傷時驚與諸劔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

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

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

卑鞞侯井以面

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宋祁曰面當作西

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嫪

師古曰音

了嫪者慧也故以爲名

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

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

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

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

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問甘延壽爲副送馮

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

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

詔烏就屠詣長羅



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  
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  
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  
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  
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  
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  
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  
主田宅奴婢○宋祁曰舊本主作第大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  
五歲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  
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

之卒百人送烏孫焉○宋祁曰越本邵本無烏孫字都護韓宣奏烏孫

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

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

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宋祁曰大將樂代為昆彌當作代將樂大為昆彌後段

會宗為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衆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安定也

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

日拊讀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

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戍已兩校兵此直徙

已校也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

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投之因得以刺殺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



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

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徙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

馬畜無使入牧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國中大安和翁歸靡

時師古曰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

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

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

伊秩靡為大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

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

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之子名安犁靡漢恨不自責誅

末振將○宋祁曰越本無責字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師古

日番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翎侯難

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

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

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

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兩昆

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反哀帝元壽二

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始中

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

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

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十里可二十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六 匈奴傳第六十六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

百口重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

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

所去千二百餘里宋祁曰監本作千二十里南至于闐

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

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主治溫宿城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

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

牧因以為名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

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

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

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

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

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

六人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

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

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一人卻胡君三人譯長四人南

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

接師古曰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

十里杆音烏

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宋祁曰舊本無以字當除之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

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采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臣愚

以為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師古曰張掖益多也

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

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就畜積為本業師古曰畜讀曰蓄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嚴勅太守都尉明羨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菱草願



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臣昧死請上迺下詔深陳

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師古曰三十者

每日轉增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今又請遣

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

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危須尉犁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

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

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

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飢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

不足以竟師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

疆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

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廝留甚衆師古曰廝留言其前後離廝不相逮及也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

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師古曰謂

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興而遣之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

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豫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尙不

專決猶雜問著龜也迺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

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迺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

以見疆師古曰見顯示○宋祁曰別本欲字夫不足者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一 匈奴傳



視人有餘也師古曰言其誇張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

孟康曰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

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

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

必克也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

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故朕親發貳師下蒲山詔之必毋深入

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重合侯得虜候者言

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

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

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

大然不能饑渴師古曰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迺者貳師敗軍

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

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

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

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

讀曰霸五霸尚耻不為况今大漢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

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

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燹火乏失亦上集不

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今燹火有乏又

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

乾隆四年校刊



之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當今務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

而已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

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郡國二千石各

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由是不

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

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

子賴丹為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

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

桑弘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

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

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

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

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師古曰以便合五萬人攻龜茲

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為貴人

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

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

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

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

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



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留且一年  
 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  
 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鍾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  
 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丞  
 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夫尉犁五百里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居千二  
 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

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  
 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  
 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  
 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  
 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師古曰員音于權反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

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  
 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  
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

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去長安八千

六百七十里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

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  
里戶百九十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  
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  
八十七里王前交河縣回水北流縣州平交河文回去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  
九十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至焉耆百六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  
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  
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



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

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

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

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

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

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

百六十五人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

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

師古曰鄉讀曰嚮

譯長二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十里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

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

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五百六十勝兵二百六

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

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

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



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犁危須凡六國  
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  
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  
卽位遣五將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車師  
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  
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  
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  
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  
馬熹師古曰熹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

至秋收穀吉熹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  
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  
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犁田收秋畢復發  
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  
奴未爲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  
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  
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  
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  
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  
等引兵歸渠犁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



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置渠犁東奏事至酒泉有詔  
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  
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  
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  
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  
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  
盡將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  
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師  
日卽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廼解後常數  
就也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間以

河山

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覓反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執不能相

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詔遣長羅侯

師古曰常惠也

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

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

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熙寧本及越本無兵字

吉

廼得出歸渠犁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

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

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

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

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後

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

師古



日烏孫遣其將賜第與其妻子居○劉敞曰漢求車師之貴者入漢朝

關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送車師王妻子

詣長安今漢復責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第使與

妻子居耳又當云烏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戍已校

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

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巳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

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王姑句師古曰以道當為

挂置師古曰挂者支挂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已故

心者或不曉以挂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

心皆失之矣○劉敞曰當道為挂置者新道出車師後

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心不

挂置猶言儲侍○宋祁曰按通典道下有通字

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

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擊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

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阪師古曰阪謂姑

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為都

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

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北大種赤水羌師古曰

音頻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以時救助唐

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

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

丙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

乾隆四年校刊



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單

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

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

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

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丁奚反

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茭導

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尙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

恐不能稱師古曰不副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已校尉刁護聞之

刁師古曰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塲婁

城師古曰塲音婁城名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

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

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眾也是時莽易單

于壘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

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已校

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

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玄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

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

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一妙反即

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燹火也分告

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



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校尉開門擊鼓

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

子男獨遺婦女小兒師古曰遺留置不殺也止留戍已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

盡脅略戍已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

良帶為烏賁都尉師古曰賁音奔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索單于

威立師古曰索音力追反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

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

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

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

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

能討天鳳三年廼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戍

已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

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耆

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

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戍已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

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剡胡子

鄧展曰剡音衫師古曰剡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剡轉寫誤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

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其國五十自譯長城長

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

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

督錄總領也本傳曰西域諸國皆與漢通李崇外給士數於龜茲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師

日圖謀也從迺表河曲列西郡宋祁曰新開玉門通

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

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

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

師古曰瑇瑁音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嶲師古曰聞天

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

之珍盈於後宮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蒲梢龍文魚目

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孟康曰四駿馬名也師

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師古曰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

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落以隨珠

和璧師古曰落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

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黼文也白設酒

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

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

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



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行者卽張衡西  
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  
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  
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  
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俞音踰碭音  
徒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  
宋祁曰注文八丈一作入  
又字徒浪反越本作大浪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

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榷酒酤筦鹽鐵鑄白

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

勿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

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  
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  
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

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

卽序

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

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

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

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

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

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

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

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

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

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



尚茲

師古曰西戎即序說已在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

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者曰久矣天之無烈風

兩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却走馬謂有人

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考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

前漢書卷九十六下考證

烏孫國傳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云云○通鑑

考異曰傳請婚在元康二年而蕭望之傳云神爵二

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大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

康也

渠犂傳宜給足不可乏○顧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

乏

務使以時益種五穀注師古曰益多也○臣詔南按監

本及別本刊此注於下句張掖酒泉非也張掖酒

泉連下遣騎假司馬為斥候讀蓋以時益種五穀指



輪臺言不指張掖酒泉言也今從宋本移正焉者國傳治員渠城○臣召南按後書作南柯城又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後書曰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卽其說也焉者北接烏孫西去條支絕遠所謂海者指大澤巨浸如蒲類蒲昌並稱爲海之比非北海亦非西海也

狐胡國傳治車師柳谷○臣召南按後漢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史所居爲率疑卽此柳谷也

車師後城長國傳卽馳突出高昌壁○臣召南按高昌壁始見於此後書云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巳校尉更互屯焉按拓跋魏時闕爽始立國於高昌號高昌王卽以此壁得名贊且通西域近有龍堆○按地理志白龍堆沙在敦煌郡正西關外正西關當卽龍勒縣之玉門陽關矣







